激進反對派謀佔「教協」 夾擊民主黨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激進反對派教師組成聯盟競逐「教協」領導層,針對的其實是民主黨。衆所周知,民主 黨與「支聯會」、「教協」從來都是三位一體。但近幾年情況卻出現變化,司徒華逝世 後,「支聯會」主席位子落入得到外國勢力信任的激進派李卓人手上。之後李卓人更意圖 全面掌控「支聯會」,在早前的常委會換屆選舉上派出大批親信競逐,雖然最後功敗垂 成,但已經清楚顯示激進反對派清除民主黨勢力的路線。現在又到了「教協」換屆,激進 派自然不會放過機會。激進派的盤算很簡單,他們要將政改方案拉倒,當中的關鍵就是將 溫和力量綑綁住。然而,前一段時間多次綑綁都失敗了,正面戰場失利,於是改為從側面 夾擊,通過控制「教協」、「支聯會」,利用這兩個與民主黨關係密切的組織,由外而內 向民主黨施壓,最終就是令民主黨就範,在政改上乖乖歸隊。

2014至16年度的理監事選舉早前截止提名,但與過去 派之後一連串的政治對抗行動。 不同的是,今屆選情異常激烈,更罕有地有會員組成 聯盟參選。早前就有19名教育界人士組成了「進步教 師同盟」參選,組織自稱「進步教師」,本身就挑釁 味道十足,暗指現屆的「教協」領導層保守、退步; 而「進步」在反對派内的意思,基本上與激進同義, 就如一衆激進反對派往往自稱爲「進步民主派」一 樣。再看這個聯盟的核心人物,如韓連山、吳美蘭、 陳竟明、梁德賢、孔令暉等。單看這個名單,就知道 這個所謂「進步教師同盟」根本就是激進反對派在教 反對派人士也爲之側目。至於陳竟明是前民主黨副 育界的分支,這次大舉參選,不過是藉着「教協」換 主席,也是當年民主黨内的改革派核心之一,與范

「進步教師同盟」實為激進反對派

「進步民主派」的核心人物韓連山,是「教協」 化」行動,在本港報章上刊登鼓吹「去中國化」席 告,及後他們更在「台獨」報章上刊登宣傳「港 獨」廣告,引發社會與論譁然,其激進立場連不少

國威關係極爲密切。值得指出的是,他更是一名投 機政客,當年曾與黃偉賢競逐民主黨正副主席,與 黄偉賢有協議,一旦其落選主席,則與黃共同競選 副主席,當其落選主席後,竟背信棄義,臨時出賣 黄偉賢,改爲與何俊仁合作,終獲任副主席一職, 引起不少爭議。近年他又轉向激進路線靠攏。至於 政治教師吳美蘭、梁德賢、孔令暉等,在學界一向 以激進見稱。這樣一群人組成的「進步教師同 盟」,其立場可想而知。

事實上,他們結成聯盟參選「教協」領導層的原 因,不但是要奪取「教協」領導權,更是要改變 「教協」的路線。韓連山不諱言「教協」的立場令 他極爲不滿,他更以「國教」事件爲例,指「當時 兩年一屆的「教協」理事會及監事會踏入換屆期, 屆,意圖全面奪取「教協」領導權,以配合激進反對 傾向接受國民教育科的修訂稿,我則強烈反對設國 民教育科,倡議將五十三萬元支援津貼歸還教育 局,但協會不支持,甚至其後我絕食都沒跟『教 協』有共識。」他更直言,因與現任理事的看法有 差距,自己變成會內少數聲音,發揮作用不大,因 理事,政治立場偏激,去年曾與范國威、毛孟靜、 此希望集結意志相同的人影響「教協」。這説明激 的路線,令「教協」更加向激進反對派靠攏,變成 是民主黨。然而,前一段時間激進反對派多次綑綁都 其衛星組織,在將來再發生政治事件時,「教協」 可以走得更前更激,更加積極發動學生參與其中, 爲激進反對派培訓生力軍, 這是激進反對派要佔據 「教協」的原因之一。

夾擊民主黨志在綑綁

另一方面,激進派要將「教協」握在手上,也是爲 削弱民主黨實力,利用「教協」對民主黨兩面夾擊。 衆所周知,民主黨與「支聯會」、「教協」在過去一 段長時間,基本上都是三位一體。但近幾年情況卻出 現了變化,在司徒華逝世後,「支聯會」主席的位子 理應由蔡耀昌接任,但最後卻落入得到外國勢力信任 的激進派李卓人手上。之後,李卓人更意圖全面掌控 「支聯會」,在早前的常委會換屆選舉上派出大批親 信競逐,意圖將民主黨勢力清除出「支聯會」,雖然 最後功敗垂成,但已經清楚顯示激進派狙擊民主黨的 路線。現在又到了「教協」換屆,激進派自然不會放 過機會。韓連山直言「敎協」内老臣子如潘天賜、徐 漢光、陳漢森、張文光等坐鎭四十年,若由原本理事 操控監事會亦不健康,等於「同聲同氣,左手監察右 手。」希望通過有新血加入,可以改善會務透明度。 當然,改善透明度是假,清除民主黨的勢力才是真

激進反對派的盤算很簡單,他們千方百計要將政改 失敗了,正面戰場失利,於是改爲從側面夾擊,通過 控制「教協」、「支聯會」,利用這兩個與民主黨關 係密切的組織,由外而内向民主黨施壓,最終就是今 民主黨就範,在政改上乖乖歸隊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來港演講,指出中國恢 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香港的民主 提供了制度基礎。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近日在報章發表《港英時期對華人參 政為官的歧視——讀港史,知國情》一文指出,有些人把「民主」的含義狹隘地局限 於「選舉」,其實它還包括參政議政等多方面。香港回歸以後實行了「港人治港」的 方針,中央不派一人到特區政府任職,也不允許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這為香港民 主奠定了堅實和廣闊的基礎。因為在英國人侵佔香港的150多年裡,華人參政備受限 制。郝鐵川以歷史事實為例加以闡述。

政府高級官員中本地與外籍官員比例表									
年份	1060年1月			1970年1月			1980年1月		
高級官員 官級	華人	海外	華人(%)	華人	海外	華人(%)	華人	海外	華人(%)
首長級 (超級)	16	148	9.7	62	262	19	252	391	39.2
政務官級	7	65	9.7	40	71	36	129	134	49
警察長及警察	267	410	39.4	573	551	50.9	1055	874	54.7

港英時期華人長期不受重用

一是華人長期不得參政。設立於1843年的行政 局是港督的決策諮詢機構。直到1926年,港督才 汲取省港大罷工的教訓,首次委任華人周壽臣為行 政局非官守議員。但對他並不放心,為此專門規定 行政局議員之間從此不能傳閱機密文件。設立於 1841年的立法局是港督的立法諮詢機構,直到 1884年黄勝才被委任為首位立法局正式的華人非 官守議員。

二是華人長期不得重用。郝鐵川列表為證:

從表中可以看到華人在政府高級職位中比例增長 是比較緩慢的,特別是首長級官員中華人增長的比 例最慢。越是高層職位,越是關鍵性部門,越為外 籍人士壟斷性佔據。如保安科是英國人嚴密掌握的 部門之一。由於涉及很多敏感機密,這個科一直以 來是以外籍人士為主。華人鮮能擔任要職。

有科內資料寫明「只供英人閱讀」

三是華人官員長期不得信任。過去的傳統,即使 有本地人任較高職級,他所知的事可能反較下屬為 少。理由是科內有不少資料,封面寫明「只供英國 人閱讀」。曾在港英政府任職的英人顧汝德,在其 《官商同謀》一書中承認:「港英政府以雙重標準 對待本地和外籍官員。舉例來說,在(上世紀)90 年代中英談判的敏感時期,外籍官員若與有內地背 景的華人高調交往,政府並不會以可能出現保安危 機,或影響英方談判策略為由而制裁官員;這與本

a

W

地官員備受懷疑的待遇,顯然有天壤之別。另外香 港公務員就算通過了背景調查,日常可以處理高級 機密,卻仍無法接觸某些檔案,政府所持的理據 是, 這些文件的內容對本地華人官員來說太敏感, 故只容許英國公民閱讀。」(見該書第94頁)

顧汝德在其《官商同謀》一書中承認:「(上世 紀) 50年代,外國官員僅佔香港公務員5%,到70 年代更降至2.5%,真正的統治權力則掌握於更少 數的政務官職系上。直到英治時期的最後數年,香 港一直有外籍官員制定政策、控制公共財政、負責 重要的人事任命,以及監管政府部門的運作。…… 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本土官員職級和權威均低 於外籍同僚。因此,在殖民地統治的末期,香港差 不多受到少數外國官員的個人統治,他們的個性和 先入為主的觀念對香港影響重大,這是因為他們決 定了政府統治的內容和風格。」(見該書第69 頁)

外籍官員壟斷政府高職

顧還説:「在英國統治最後10年之前,政府一 直限制本地華人在政府中擔當職務,最高級及處理 敏感事務的執委都有外籍官員壟斷,令政府與人民 的距離愈來愈遠。無疑,英國原則上要以本地官員 取代外籍官員,自1935年開始,政府要招募華人 而非外國人,已成官方政策,但卻甚少真正執行。 1946年英國工黨政府決定整個殖民地帝國中所有 公務員職位均應開放給當地的人,但香港執行時只 是虛應了事。……(上世紀)60年代初,除了醫



資料圖片

增

療衛生界外,本地官員在其他領域甚少出任真正具 影響力的崗位。」「拒絕香港居民為政務主任的論 據,是指華人『視野較狹隘,對公共事務缺乏知識 和興趣,也沒有顯示出作為政務主任所需的性格和 智慧』。問題是殖民地政府的招募過程長期仿照英 國的做法,並反映英國社會特有的文化準則。這班 外籍官員僅在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才 改變態度——由於英國要在1997年撤出香港,必須 加速培養香港官員接手。|「不過進展仍然緩慢, 1985年,公務員首長級職位中逾半是外籍官員, 10年後,他們仍佔超過三分之一,其優厚聘用條件 更令不少人憤怒。此外,儘管所有公務員應獲一視 同仁的對待,但在考慮陞遷時,除了工作表現外, 卻有很多不利於本地官員的因素影響決定,可見本 地官員仍受歧視。因此,雖然《聯合聲明》制定了 相關條文,但在1989年至1992年間,殖民地政府 依然偏袒外籍官員,在整個公務員系統中,外籍官 員均獲加快擢升。」(見該書第93頁)

外籍公僕宿舍較私宅大兩三倍

四是華人官員和英人官員的待遇不平等。與只有 極少數華人公務員可獲配住所相比,顧汝德在其 《官商同謀》一書中承認外籍公務員均有「可獲政 府提供居所」的特權,「令他們不用面對香港家庭 中一項最沉重的負擔——不斷上升的居住開支。他 們入住設施完備的宿舍,居住面積比普通私人住宅 大兩、三倍,維修也更為理想。他們只需付出薪酬 的 7.5% 作為租金,就能入住這種頂級的住所,並 且無需顧慮住所的市價和維修費用。」

根據以上論述,郝鐵川認為,能夠「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就是港人擁有的最大民主。





深圳機場 T3 航站樓 量大幅提升至4,500萬

人次,這一轉變將為香港機場帶來甚麼樣的影響, 又能釋放出多少合作機遇?帶着這一問題,民建聯 於1月13日前往該航站樓考察,了解新航站樓的特 色,及港深兩地機場日後加強合作的空間。

考察深機場 T3 航站樓

民建聯主席遭耀宗、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 副主席蔣麗芸、副主席陳勇、副秘書長葉傲冬,及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一行,參觀了新啟用的深圳機場 T3 航站樓。深圳機場新啟用的T3 航站樓,是 現代化的建築,外型設計像一隻飛翔的「蝠鱝」 被稱為「大飛魚」,成為深圳市新的地標。新航站 樓建築面積45萬平方米,能提供62個近機位和14 個鄰近主體的遠機位,可服務旅客吞吐量達4,500萬 人次。

深圳機場目前已啟用二條跑道,並且預留了這三 條跑道的發展空間,T3航站樓的啟用,就是配合第 二跑道,未來,深圳機場還將發展T4航站樓,進一 步提升機場的容量。

據深圳機場負責人介紹,珠三角地區分布的五大 民用機場,各有市場定位,深圳與香港機場合作大 於競爭,香港機場擁有廣闊的國際網絡,而深圳機 場則有較多的內陸航線,深圳機場希望能加強與香 港機場的戰略合作,為香港機場服務。未來,深圳 機場希望能加強兩方面的合作關係,其一是香港機 場作為戰略投資者入股深圳機場,提高深圳機場的 管理水平,其二是推動深港機場快線的興建,將港 深兩個機場連接起來,使低端的旅客可以享用深圳 機場的廉價服務,而高端及洲際旅客則可使用香港 機場的服務。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深圳機場的設計新穎, 注重環保和節能,給民建聯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在 設計上充分考慮融合港深兩大機場,推動兩地機場 互相配合,香港機場目前也正在討論擴建的問題,深圳機場的 一些經驗,值得借鑑和參考。

籲港積極推建第三跑道

民建聯認為,隨着深圳及珠三角地區的其他機場的不斷擴容 發展,香港也應積極推動第三條跑道的興建,政府應做好環評 等社會關注的議題,釋除市民疑慮,使機場擴容工程盡快上 馬。

在香港機場擴建的過渡期,香港應積極尋求內地,特別是珠 三角地區的機場合作,提高香港國際機場的營運效益。此外, 港深兩地政府亦須繼續研究興建連接香港與深圳機場的鐵路, 提升兩地機場之間的客、貨流量,促進兩地以至區內的經濟發

李怡露出「底牌」

卓偉

激進反對派意圖在「真普聯」的 「三軌制」方案上綑綁民主黨,最終 功虧一簣,「人民力量」、社民連等 惱羞成怒,表示要將民主黨狙擊到 底;武鬥之後還有文鬥,近日多名激 進反對派文人先後撰文死撐「公民提

名」,甚至令政改拉倒都在所不惜。 李怡日前的《蘋果日報》社論,正反映了這種觀點, 亦暴露了激進反對派在政改上的真正底牌。

李怡先引用練乙錚文章,表示反對派應該有「爭取 不到,不如拉倒」的策略,「因為這次談判結果不理 想,拉倒了還可寄望下次,接受了卻等於替爭取民主 選舉特首的那部分運動畫上句號」。李怡接着指, 「拉倒的話,香港市民輸得起,……但中共和特區政 府輸的代價要大得多。而且,一旦建立一個讓市民當 橡皮圖章的『普選』機制,就永世不得翻身。」李怡 和練乙錚的立論很清楚,就是如果不確保反中反共人 士能夠「入閘」甚至當選,就寧願一拍兩散令政改胎

死腹中。

李怡不是傻瓜,自然知道所謂「公民提名」,在法 理上、政治上都不可能獲中央接納,就是反對派內的 溫和力量也知道這是死胡同。激進派堅持「公民提 名」,不過是為將來拉倒方案提供堂而皇之的藉口。 李怡故意將政改破局説得輕描淡寫,説「香港市民輸 得起」,將來再爭取也不遲,但實際上卻是包藏禍 心,為激進派發動更大規模的反特區反中央行動播下 有毒的種子。

當政改因為激進派死抱「公民提名」而拉倒,他們 將會以此為由,解除「佔中」這枚核彈的保險栓,在 中環發動大規模的「封鎖」、癱瘓行動,就如泰國的

港難以管治,屆時香港的政局將會陷入巨大的混亂, 示威衝突無日無之,今日泰國就是明天香港。「中共 和特區政府輸的代價要大得多」,這正正是激進派拉 倒政改方案的真正目的,七百萬港人都要為其野心付 出沉重代價。

激進派絕不希望見到政改成事,所謂「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只是藉口,不論最終方案如何, 他們都會提出更高的開價,找到新的理由發難,他們 就像傳說中邪惡貪食、慾壑難填的兇獸饕餮一樣,除 非讓他們為所欲為,否則就要將一切方案打碎。而他 們的慾望根本是不可能滿足,因為他們要求的從來都 不是普選,而是混亂與對抗,要將香港變成反華橋頭 反政府騷亂一樣;在議會上不斷狙擊政府施政,令香堡。真心促成普選的人,豈能隨他們起舞?!